





書簡卷第六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四十九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尊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頗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此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與造日有湏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為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



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為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明道元年

某啓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

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石子不知其驚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流為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



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同前

某啓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辯不窘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非苦求而得也

又明道元年

某啓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淫不及而文雅過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督之爾



又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來自河橋喜聆動靜歲暮慘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木強也初六日有少吏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販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惟道無慘賴憶洛中時以爲感况爾南北一異雖鬱鬱復誰道邠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祗爾大可歎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窘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枝勘者非好官



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踈闊人所能爲  
皆不能正賴閑瞻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  
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  
切切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啓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  
書知己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忻慰何可勝言脩昨  
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  
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

士軍牧虞曹此况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囚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  
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  
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  
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  
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 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畧與臧否  
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啓之畧語伊法  
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



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啓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徒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愷

門生故人未宜徃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聖俞莫能久留或畧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顒俟顒俟相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同前

某啓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又雨泥淖尤須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



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  
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  
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  
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快快爾到官必有日  
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相及秋寒自愛

又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  
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  
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  
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

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  
說日夕渴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  
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  
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  
見候見納去矣旱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  
買洪氏莊與卜塋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臧俸  
爲助此特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  
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



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費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為幹之某行必為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醵賻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啓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書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

之疏數為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前知為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胷中親老求官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薛氏求一屋為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旦夕相識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萬冬冷保重

又同前



某頓首啓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  
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  
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怱怱  
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  
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  
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  
不常萬萬自重

又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  
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甚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使人致來銘文不煩見  
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

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  
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祁公云子美祕不  
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  
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能善惡由已所謂禍福  
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



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柰何柰何夏熱千萬保  
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詠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  
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  
知居此之况不煩述也閉戶飽壑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慶曆七年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  
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  
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  
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已作幽谷  
一記未嘗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  
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  
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  
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  
邦為政朞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塵亦不能劇飲如往時自然  
作主人後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從已便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  
十頓爾心闌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  
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慶曆六年

某頓首啓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  
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  
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  
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候萬福某居此又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  
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



病今歲夏秋以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宣

又慶曆初

某啓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兼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爲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切切

又

某啓近君謨學士行曾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切切也已寒保愛



又皇祐五年

某啓見謝直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  
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  
安之某哀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無有好處惟  
當識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執慎疾寬中爲禱

又皇祐五年

某啓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  
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  
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奈何奈何惟當一讀新篇

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奈何奈何陳碑不可增  
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

出米脩路等意若

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  
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衙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  
郎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  
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啓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  
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



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  
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  
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  
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奈何奈何失音可  
殺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尋常市中買  
來染物者於新瓦  
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  
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  
通病愈新篇幸多為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  
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  
矣省些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靈不止體  
氣若何某為近得君脫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  
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  
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為與問一的信因便  
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為妻子要  
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  
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



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啓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蓋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一作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啓寄惠鴨脚子甚竒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人好筆一作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



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怱怱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啓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辨葬今劄其官位姓名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吾兄清情一作懷不樂俗事某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皇祐五年

某啓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妄傳殊不知昨范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本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體不勝疲勞劬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嘉祐三年

某啓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



可知亦怪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  
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  
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  
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嘉祐二年

某啓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  
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  
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  
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  
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啓承惠荅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  
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今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  
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  
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柰何動輒逾月不  
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  
也

又同前

某啓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



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啓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煩老兄如此旣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誠心蒙惠簡云有所荅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陳述二十二日欲同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啓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不足助盤飧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啓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



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  
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  
知可出未承問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  
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  
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  
此豈常有邪然又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  
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軍  
毫尚可消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啓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  
繼且留欵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又作柰何天  
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  
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  
人還姑此

又同前

某啓自入夏間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  
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岸水并廼翁達旦  
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



避之處住京况味其實如此柰何柰何方以爲苦不  
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多感多感蔡  
君謨寄茶來否悶中喜見慰人還怗怗

又嘉祐四年

某啓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不敢坐邀忽  
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  
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  
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  
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  
三去問蓋不避一時怗怗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

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啓旦夕寒色尤盛衰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  
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  
何可和且祗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  
過節更送他處告别馬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  
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  
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啓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



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  
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  
以常蟾一作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  
庶幾高出群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  
甚佳皆乞取蘇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  
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啓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款曲快晴意體想  
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  
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  
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  
祇如唐書亦湏了爾

又嘉祐三年

某啓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  
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  
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啓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  
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  
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啓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攬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贖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

爲謝某再拜

書簡卷第六

與梅聖俞第一帖事一勝爾一本作事勝爾

第三帖笑談一作談諸君一作諸君

第六帖販傘者一作人

第十一帖此固一作此

第十六帖移在一作移至

第二十八帖無已一作何已

第三十三帖諸薛飲一作薛飲



第三十八帖

此帖合在第三十七帖之前

第四十三帖 天苦

一作天惡

第四十五帖 後日

一作來日

書簡卷第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某頓首再拜兵部學士三丈久以多故少便不果拜  
狀春暄尊候萬福省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  
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爲才士  
柰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  
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  
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  
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



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  
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  
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  
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  
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  
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  
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爲窮人主人腰  
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

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  
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徃徃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  
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  
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  
兩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則莫及也豈騎立之  
神邪作憎家鷄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一作俗事  
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  
歐陽脩頓首百拜

與王待制質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



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  
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  
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  
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皆絕葷血甘淡  
薄况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闕於候問惟冀自重以  
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觀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啓冗事牽迫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  
媿甚媿某來日有少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  
奉俟軒蓋顛企顛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

頓首賢良先生

與魯舍人

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啓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  
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  
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  
退於舊學已爲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  
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啓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  
于穎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



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  
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  
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  
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  
徃徃過實其餘不及陳潁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  
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  
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外道此意惟慎  
夏自愛

與蘇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啓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

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  
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  
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治平間

某啓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  
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  
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  
出爾謚錄卷帙旣多祗欲借草本

又治平三年

某啓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



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  
申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啓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  
平愈孫兆藥多凉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  
善也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  
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勸也亦不煩  
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啓特承書問兼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  
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于遠旣喜斯亭之  
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  
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啓前日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欵曲比奉詞  
則承已歸縣矣但深快快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  
清裕某衰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  
尺阻闊惟多愛



與澗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啓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  
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  
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  
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  
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  
故不予細不次脩書白

又至和元年

某啓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  
擗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  
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  
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  
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  
史昨見魯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  
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  
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啓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



無逸第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  
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  
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第居  
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  
于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  
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啓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論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吕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吕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  
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  
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  
怪也某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  
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  
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啓縣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  
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



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彊勉彊簡節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求之必可得也無欲第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啓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某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啓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待與某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



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工夫也足下  
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决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  
旣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义別計  
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  
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  
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  
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  
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啓知昨日已差試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  
否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  
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怪有無相通亦  
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同前

某啓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  
見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祗  
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



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啓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于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同前

某啓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群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往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啓俟報某啓

又同前

某啓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臑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參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收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



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宰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藥物亦當商權乃盡其理謹此咨啓某再拜

又同前

某啓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衮衮度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想過餘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簽出示及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



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  
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  
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  
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啓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  
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  
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  
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  
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

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

某啓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  
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  
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等爲可責  
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  
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  
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  
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凜以時  
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未

遽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他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又治平 年

某啓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爲難

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暮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信乎不爲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宜某書白

與王主簿 回字深甫

某啓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旣去又不時爲信問視其外豈非踈且慢哉然求諸中則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



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頴上思幅巾與二三君往來田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速去非爲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啓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氣如何來日見過家餐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也專此咨啓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書續得馳問因見爲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啓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嗽良臧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闕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頓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况是富公作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况更有纖



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况此乎然而不失爲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姦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荷因見杜公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啓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又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于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



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問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邪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某啓辱書甚喜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怱怱於筆墨加察加察某再拜

又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已任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若分恨方域而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



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祗著尹師魯墓四字

與蔡交皇祐五年

某啓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况清休范公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所論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述夢後序更當勘尋史傳續

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應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運塩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遠和急足至辱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餘在別紙某白見諭乞頽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不罪不罪



又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  
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  
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  
方群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  
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  
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  
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  
嘗出也閑居乏人寫錄須相見可揚榘而論也自去

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  
皆石本今納上自歸穎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書簡卷第七

與王待制子野兄舟行

一作承

攀別

一作攀送

自攝

此下有

治字

與焦斲丞第十一帖不必白

一作白

與姚編禮第二帖不惜錄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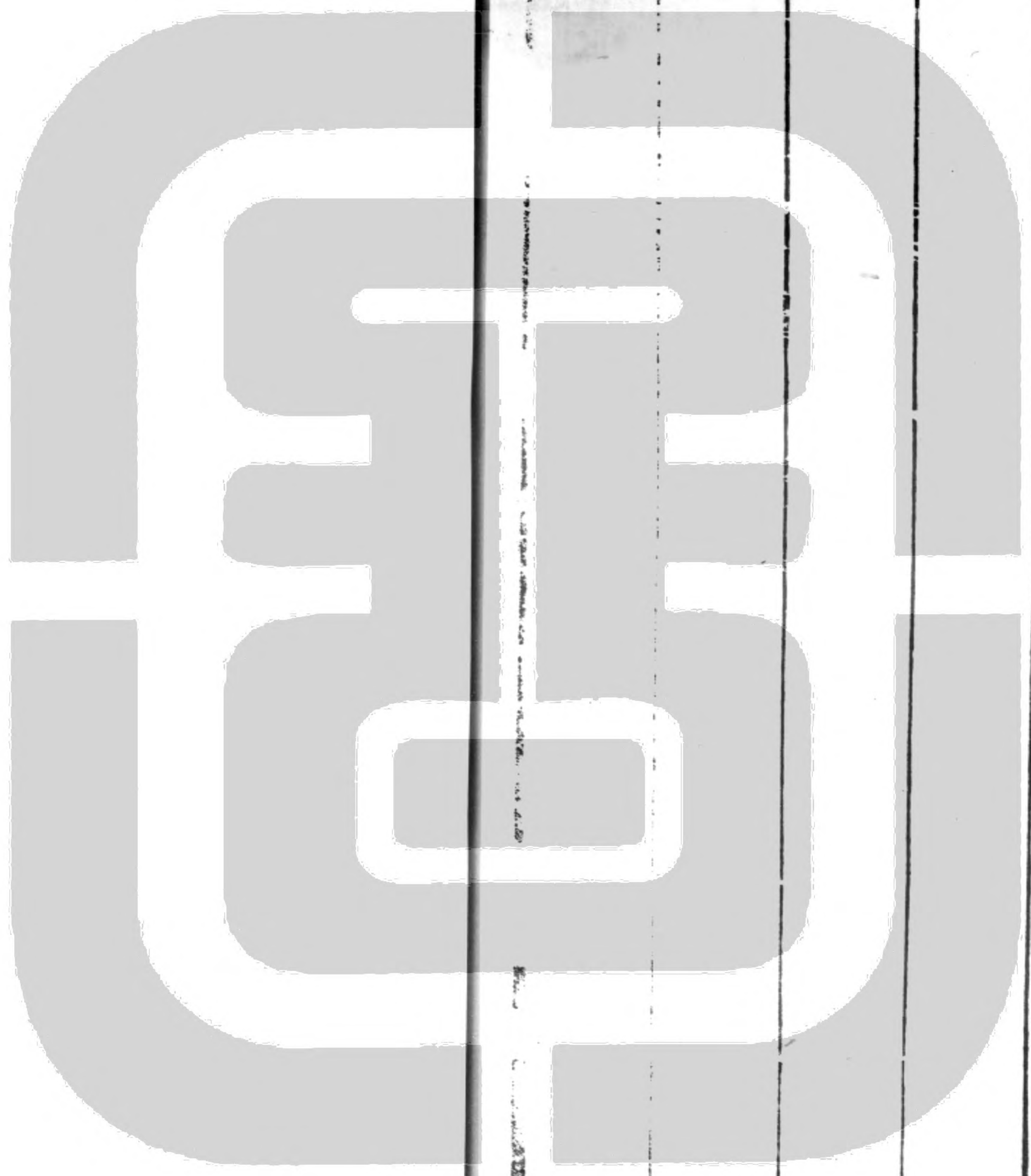
此下一有容細看商議去留之耳爲來人督回



書不容少項當續有  
具白也二十五字

與孔嗣宗第一帖尹君尹一作公然以然一作後切切刀一作刀

第二帖若言此上一有不苟一作不可





程